

性别叙事与女性价值观的书写

——评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

葛娟

摘要：《一个女人的史诗》将女性与历史作了联结，写出了一部关于女性的情感历史以及属于个人化的大历史记忆。作者在关于女性空间以及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中，表达了一种独特的女性价值观。这种女性价值观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亦或被男性权力话语所指责或不屑，但恰恰标明了小说独特的文本价值所在。

关键词：叙事；历史；女性价值观

作者简介：葛娟，女，副教授。（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 (2010) 02-0108-05

严歌苓是当今活跃在华语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女性作家。她以独特的女性书写为当代文学画廊描画了众多具有深厚意涵的女性艺术形象。从《天浴》、《扶桑》、《少女小渔》到《一个女人的史诗》和《第九个寡妇》等，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世界愈加丰富多彩，其笔触深入女性欲望、情感、心理和精神的独特生命体验，表达了作家鲜明的女性立场和观点。其中《一个女人的史诗》更是一部名副其实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文本，它将女性与历史作了联结，写出了一部关于女性的历史以及属于个人化的大历史记忆。作者在女性与历史的勾连中，彰显了女性独特的价值观。

一、属于女人的空间书写

《一个女人的史诗》写的是一个近于“女儿国”的世界，田小菲和小菲的母亲、外婆以及女儿祖孙四代是小说主要人物，同时也构成了小菲家庭空间的主体部分，至于小菲的丈夫欧阳莫则是这个家庭唯一的男性。在这个空间中，男性被逐出或边缘化。小菲外公土改被镇压，外婆失去丈夫后来到小菲家，小菲母亲没有丈夫，只有小菲这一女儿，小说中从不提及小菲父亲的情况，更不言及其对小菲和母亲的影响，对于小菲和母亲来说，父亲和丈夫似乎从未存在过。而作为全家唯一的男人欧阳莫，小说作了两点处理，一是淡化其家庭角色，在家庭空间中将其边缘化；二是弱化其男性气质或曰对之作阴性化书写：儒雅超脱带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这样从小说文本意义来说，父亲/男人是一个缺席与虚无。而以田小菲为中心，展开了一个女性空间的书写。

这里的女性空间，主要指小菲（包括母亲）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更多意义上表现为家庭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女人无疑获得了女性中心和主体的身份认同。至于外在于家庭空间的，对于小菲母亲而言几乎不存在，而对于小菲来说，表面上小菲事业成功，是单位演出团的台柱子，演出越来越风光。有趣味的是作者留给小菲的外面世界仅是一个舞台，尽管在舞台上，小菲神气活现，活力四射，但舞台的虚拟性不言而喻，属于小菲真正的舞台是家庭。应该说，作者充分强调了小菲和母亲在家庭空间中的主体性作用。她们在特殊的时期，表现出特别的生存能力和女人的智慧及韧性，支撑起了这个家

庭。小说有很多笔墨关涉到小菲一家的生活境况以及小菲和母亲为生计而做的种种努力。如物质匮乏时期，小菲和母亲挖空心思，想法设法保证欧阳莫的营养供应，小菲甚至到郊区钓蛤蟆冒充田鸡做给家人吃。这些描述具体生动，颇具感染力。小说对小菲及母亲的物质生活能力的描写基于轻松乐观的笔调，因为作者意欲把她们的生活和生存的能力提高到展示其生活艺术或生存哲学的层面上，唯其如此，才能更突出她们独立、坚强、乐观的女性品质。这种品质不仅表现在对待家庭物质生活方面，更体现在家庭和个人遭遇政治打击的逆境中，这里暂不言述。用波伏娃的话来说，“她们在面临危机、贫困和不幸时，表现得比她们的丈夫更积极。……当她们把沉着坚韧用于一项事业时，有时会取得惊人的成功，‘莫要低估女人的力量’”。^[1]

而关于女人的空间书写，既指上述女性所处的物质空间，更应指向女性的精神世界。因为女性的特性“沉迷于内在性”，故表现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感，才是女性主义文学的价值所在。《一个女人的史诗》对田小菲形象的刻画上更多的是着眼于她内心世界的描述。表面上小菲大大咧咧，缺少心计，被母亲说成是“头脑少根筋”。但当她将心思全部用于丈夫身上，那就复杂微妙多了。这里积聚了女人所具有的情感能量，并转化为爱欲、期望、焦虑、猜忌、妒忌、幻想、妄想等等心理和精神状态。这与《第九个寡妇》王葡萄的形象描写截然相反，王葡萄是个心直口快的农村寡妇，小说从不涉及她的心理描写。而《一个女人的史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部关于女人情感历史的小说，故小说侧重于田小菲的心理刻画。

作为小说女性空间中主要人物小菲、小菲的母亲和女儿以及外婆，既属于不同的个体，显示了各自独特的女性特性，但这些只不过因其所处时代及人生境遇不同而呈现出相异性。而相异性就是时代赋予她们的不同身份标识。外婆，一个已遭时代遗弃的老人，即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话语权。几近被忽略的人物，在小菲家“一闪而过”。母亲，一个历经生活磨难而愈益坚强的女人，她苦心经营操持小菲一家的生活。至于小菲的女儿，敢想敢做独立叛逆，思想比小菲还要成熟。她们的生命相连一脉相承，构成女人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它代表着女性言说和话语的存在。长期以来，女性作为“第二性”、“她者”，一直被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及话语中被放逐和边缘化。“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它者（the Other）。”^{[1] (674)}波伏娃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处境和身份。而《一个女人的史诗》将女人从边缘引至中心，从客体和次要者变为主体，无疑彰显了女性的地位。

二、个人化的历史记忆

《一个女人的史诗》最重要的叙事策略，是将女人的历史放在时代发展的大历史中书写。以个人成长和家族兴衰演进来折射历史发展的文本并不鲜见，或者说已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文本模式。与这些文本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严歌苓特别的创作动机和意图。换言之，严歌苓并不是以架构大的历史事件来演绎历史发展为目的，也不仅仅以大历史为背景书写女人的个人历史，而是将大历史内化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写出属于女人个人的历史。个人的历史与大历史相较有其独特的价值，正如罗素所言：“有大型的历史学，也有小型的历史学，两者各有其价值，但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是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2]《一个女人的史诗》正是以表现女性的生存境遇与自身特性为目的，来构建属于女人自己的历史。而在严歌苓看来：“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3]这一观点也是我们解读《一个女人的史诗》文本意义的出发点和归宿。

那么大历史究竟是怎样存在于个人历史之中的？亦即田小菲是如何介入历史的？显然，从解放战争、土改、建国、反右、“四清”到“文革”，田小菲和丈夫欧阳莫都一一经历了，其命运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但是，田小菲与欧阳莫的感受和体验有很大不同，尽管作为夫妻，她与欧阳莫有着共同的悲欢喜乐之处。这里的不同对田小菲来说就是属于女人独特的体验，亦即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待国家政治气候的风云变化以及历次运动社会反响等，小菲似乎总是不那么敏感和关注，甚至表现出幼稚和淡漠。历史对她而言已演化为家庭物质生活的变化和欧阳莫的失意和得意，她对历史的介入几近于此。小菲与大历史的间隔状态，我们可以从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作的分析中得到解释：“这个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男性的；塑造它、统治它、至今在支配它的仍是些男人。至于她，她并不认为对它负有责任；她是劣等的，依附的，这个可以理解；她没有上过暴力课，也从未作为主体昂首挺胸地站在群体其他成员的面前。她被封闭于她的肉体和她的家庭，所以他在这些有着人的面目的、树立目标并建立价值的诸神面前，认为自己是被动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符合事实的。……她甚至在思想中也没有把握自己周围的现实。它在她眼前是不透明的”^[1](674)]。小说中的小菲也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连女儿都要嘲笑她那些天真幼稚的想法。小菲对政治、革命这些字眼似乎从来都是懵懵懂懂的，她参加革命缘起于因借给同学毛衣无法索回，害怕妈妈的打骂才偷跑出家的；而“革命把这个宝哥哥（指欧阳莫）卷到了小菲的命运里，把她和他阴差阳错地结合起来。让他和他命中该有的那个恋人擦肩而过”^[4]。革命就是这样走进了小菲的生命，开启了田小菲的爱情和由爱情主宰的历史。而当小说将着眼点投射于田小菲个人的历史时，那些大的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的书写就显得轻描淡写了，常常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历史的一个转折和过渡，而个人化的叙事连贯流畅，笔调从容轻松，显然作者在刻意回避大历史的叙事模式。

另一方面，属于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对于小菲而言，并不那么沉重严肃或可怕。这有别于惯常的关于大历史的书写模式和我们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态势，但是，当我们将目光倾注于小菲的内心世界时，就不难理解严歌苓的创作倾向了。且看小说结尾处小菲与欧阳莫的对话以及小菲心理活动：

“不会又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他说。

“来了更好。”

“这是气话。”

她想，才不是气话。看看他身边喊“欧老师”的女人剩下几个？一个也不剩。只不过是报上批判批判。再停了他的工资，压一堆罪名试试，那些喊“欧老师”的女人就会举起她们的小白拳头喊“打倒”了。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小菲可学聪明了，索性搬到一个僻静村落，看你们还能把他往多低去贬。也省得她忧心、妒嫉。你们别理我们吧，让我守着他安安静静享几年清福。^[4](258)]

这就是属于女人的历史记忆！政治的打击再重，生活的境遇再困难，小菲都能从容面对和应付。如此淡定地评价和认识历史，是严歌苓小说一贯表现出的特有的女性态度。这在《第九个寡妇》中也很突出。历史在王葡萄眼里就是“进进出出”，“天下无非那么几个故事”，“你来我走，我走了你再来，谁在咱们史屯也没生根”，“台上的换到台下，台下的换到台上。”

如果说前一方面的论述在于女人之于大历史的朦胧感，反映出女人视域的局限性，那么后一方面则显出了女人对历史的超越和透视。这两者并不矛盾，它都服从于女性的直觉和体验。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属于田小菲的历史就是她对丈夫欧阳莫爱情的历史，这个历史因外在世界的变化而给小菲的心理和精神也带来变化和影响。这种来自情感和精神上的体验远大于小菲现实生活所遭遇的物质化困苦。历史就是这样介入到小菲的生命之中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女人都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严歌苓还塑造了另一个女性形象，这就是小菲一直敬佩但又不无妒嫉的人物——孙百合，这个小菲假想的情敌，比起小菲来，她的命运要不幸得多。一个精致优雅气质非凡的单身女性，注定被世俗的世界排斥。她在文革中身心遭受巨大摧残被逼精神失常，如此残酷的记忆同样会深深置于她的生命。与田小菲相比，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作者实际上是将个人化的历史记忆置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忆之中，它使小说从另一侧面完成了对女性生命或情感体验的共同书写。

三、女性价值观的表述

如果说，《一个女人的史诗》关于女性空间和个人化历史记忆的书写仅表明小说的叙事视角的特点以及女性独特的情感体验，那么，我们也许要进一步追问，小说性别叙事的价值意义究竟何在？一个女人的情感史何以被冠上“史诗”的名号？

严歌苓曾说过，《一个女人的史诗》是她近乎用戏谑的眼光来看作品中的田小菲怎样被爱弄得疯疯癫癫的，但另一方面，严歌苓又以现实的态度正视她笔下女性的情感世界。她认为：“一个女人她并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她的情感世界多少次被颠覆，多少次寻找情感的版图。可以说一个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国家的命运很多时候反而是在陪衬她的史诗。特别是田小菲这样重感情的人，这么希望得到爱的女人，其它的东西，在她眼睛里模糊一片，她不清楚外部的历史长河发生了什么。”^[5]这段话不仅指出了女性情感或爱情与女性的意义，而且表明了小说独特的思想价值所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严歌苓将女性的情感史提升到女人的“史诗”层面上。实质上，严歌苓在这部小说里表达了属于田小菲个人独特的女性价值观。

关于女性价值观，伍尔夫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她认为：“由于常规秩序的仲裁者历来是男性，即生活中一系列价值秩序是由男性制定的，而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赖于生活，所以男性价值观在小说创作中历来占主导地位。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都可能和男性有所不同。于是，女性在写小说时就会觉得有必要更正现行的价值尺度——有些被男性认为毫无价值的事物，她觉得应该认真对待；有些被男性视为价值重大事物，她却觉得无聊之极。”^[6]这种女性价值观正是严歌苓一反男性话语价值判断而强调的。那么，《一个女人的史诗》表达了怎样的女性价值观？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首先我们从严歌苓的观点来解读女人的历史和情感。她说：“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历史，她的情感史又是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几十年的历史交融在一起的。她的历史和她的感情就是被她爱的人抛上去或者抛下去，她爱人的命运使她的感情搅扭又出现更大的戏剧。”^[7]严歌苓将女人的历史定义为情感史绝非妄言，而是基于性别差异或曰女性本质立场的表达。关于女性情感之与生命的关系，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作了专门的论述。她认为爱情这个词，对男女两性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她引用拜伦的话说：“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不同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的整个生存。”^{[1](725)}继而她援述尼采的观点：“女人对爱情的理解是十分清楚的：这不仅是奉献，而且是整个身心的奉献，毫无保留地、不顾一切地。她的爱所具有的这种无条件性使爱成为信仰，她唯一拥有的信仰。”^{[1](725)}波伏娃认为：“对女人来说，爱就是为主人放弃一切。”“对她来说，除非把她自己，把身心失落在他那里，否则没有别的出路，他在她面前代表绝对，代表主要者。……她通过她的肉体、她的情感、她的行为，将会把他作为最高的价值和现实加以尊崇；她将会在他面前把自己贬为虚无。爱对于她变成了宗教。”^{[1](727)}波伏娃对女性情感的这段论述客观上反映了女性被视为“第二性”的表征之一。同时，她也为我们解读《一个女人的史诗》中所表述的女性价值观开启了思路。

只有客观地认识《一个女人的史诗》所表述的关于田小菲个人的女性价值观,才能更充分地领会其文本意义和价值,也才能真正地解读小说关于女人的历史书写。小菲的历史就是一部情感的历史,她的爱情史是和她的革命史同时起步的,由此作者将她的爱情史植入了大历史中,或者说,历史已进入了她的生命,化为她情感的起伏发展和喜怒哀乐的不同体验。爱情激发了她的生命和情感能量,也是她体验生命价值的唯一尺度,她的幸福、欢乐、哀伤、愤怒,她的理想、幻想以及妄想和妒忌、猜疑甚至失去理智的一切心理和行为,都来自于她对欧阳莫的爱。在欧阳莫那里,她失去了自我,也忽略了她的外部世界包括事业、名誉、地位、金钱,甚至母亲和女儿。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她以自己的独特体验去关注和感受,历史于她获得了另一种价值判断。患难之中见真情,欧阳莫每一次遭遇政治挫折孤独失落之际,正是小菲独享爱情内心最平静之时。每一次政治运动就是小菲情感的风向标,她的情感随着欧阳莫的得意和失意而起落变化。正如前文所述小说结尾处的一段描述所示,不仅历史之于男人和女人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且由历史所联结的爱情对于男人和女人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女人的史诗》所书写的仅是关于女人的历史和爱情。

以上分析仅从女性视角方面论述《一个女人的史诗》的叙事特点及文本内涵,这一角度以及小说所表述的女性价值往往被男性权力话语所指责或不屑。而这本身恰恰标明了小说独特的价值所在。尽管这一女性价值观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意义,但作为一个独特意义的女性书写,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参考文献:

- [1] [法] 波伏娃. 第二性 [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679.
- [2] [英] 罗素. 论历史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1: 23.
- [3] 严歌苓. 穗子物语“自序”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
- [4] 严歌苓. 一个女人的史诗 [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 92.
- [5] yule. baidu. com/tv/2009-01-07/103634209725. html.
- [6] [英] 伍尔夫. 伍尔夫读书随笔 [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6: 51; 53.
- [7] [http: //www. sina. com. cn](http://www.sina.com.cn) 严歌苓访谈.